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二十六回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

卻說賈大少爺因為要報效園子的工程，又想走門子放實缺，兩路夾攻，尚短少□萬銀子之譜，托黃胖姑替他擔保，暫時挪借。黃胖姑忽有所觸，想著了一個人。你道是誰？就是上回書所說黑八哥請吃飯，在座的那個時筱仁太守。這位時太守本來廣有家財，此番進京引見，也匯來□幾萬銀子，預備過班上兌之後，帶著謀幹。只因他這個知府是在廣西邊防案內保舉來的，雖然他自己並沒有到過廣西，然而仗著錢多，上代又有些交情，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保舉在內。其實這種事情各省皆有，並不稀奇。至於他那位原保大臣是一位提督軍門，一直在邊界上帶兵防堵。近來為著克扣軍餉，保舉不實，被都老爺一連參了幾本，奉旨革職，押解來京治罪。這道聖旨一下，早把時筱仁嚇毛了。這時筱仁初進京的時候，拉攏黑八哥，拜把子，送東西，意思想拚命的幹一幹；等到得著這個風聲，嚇得他把頭一縮，非但不敢引見，並且不敢拜客，終日躲在店裡，惟恐怕都老爺出他的花樣。等到夜裡人靜的時候，一個人溜到黑八哥宅裡同八哥商量，托八哥替他想法子。八哥道：「現在是你原保大臣出了這個岔子，連你都帶累得不好，我看你還是避避風頭，過一陣再出來的為是。就是我們家叔雖然不怕甚麼都老爺，然而你是一個知府，還夠不上他老人家替你到上頭去說話。」時筱仁聽了這話覺著沒趣，因此便同黑八哥生疏了許多。

黃胖姑的消息是頂靈不過的，曉得他有銀子存在京裡，一時不但拿出來使用，便想把他拉來，叫他借錢與賈大少爺，自己於中取利。主意打定，便說道：「人是有一個，不過人家曉得你辦這種事情，利錢是大的。」賈大少爺問：「要多少利錢？」黃胖姑道：「總得三分起碼。」賈大少爺嫌多。黃胖姑道：「你別嫌多，且等我找到那個人來，問他願意不願意再講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如此，拜託費心了。」當時別去，說明明日一早來聽回音。等他去後，黃胖姑果然去把時筱仁找了來，先寬慰他幾句，又替他出主意，勸他忍耐幾時，所說的話無非同黑八哥一樣，慢慢的才說到他的錢：「放在京裡錢莊上，以前為著就要提用，諒來是沒有利錢的。現在一時既然用不著，何如提了出來，到底可以尋兩個利錢，總比乾放著好。不比錢少，□幾萬銀子果然放起來，就以五六厘錢一月而論，卻也不在少處，大約你一個月在京裡的澆裹連著揮霍也盡夠了。」一句話提醒了時筱仁，心中甚以為是，不過五六厘錢一個月還嫌少，一定要七厘。黃胖姑暫時不答應他。等到第二天賈大少爺來討回信，便同他說：「銀子人家肯借，利錢好容易講到二分半，一絲一毫不能少，訂期三個月。人家不相信你，要我出立憑據，必須由我手裡借給你，將來你不還錢，人家只問我要。老弟，這事情是我勸你辦的，好處你得，這副□萬銀子的重擔卻在愚兄身上。但是小號裡股東並不是愚兄一個，如今要小號出這張票子，你得找個保人。不是做愚兄的不相信你，為的是幾個股東跟前有個交代。」賈大少爺一聽利錢只要他二分半，已比昨天寬了半條心。幸虧他會拉攏，親戚世誼當中很有幾個有名望的在京，出錢買缺又是當今通行之事，因此大家不以為奇，倒反極力慫恿。當時就有幾位出來做保。黃胖姑又把時筱仁找了來，由本店出立存折給他，時筱仁更覺放心。但是黃胖姑一口咬定，利錢只有五厘半。時筱仁只好由他。閒話休題。且說賈大少爺錢已借到，又會過八哥幾面。八哥滿口答應說：「一切事情都在兄弟身上。」

看看已到了引見之期，頭天赴部演禮，一切照例備注，不容細述。這天賈大少爺起了一個半夜，坐車進城。同班引見的會著了好幾位。在外頭等了三四個鐘頭，一直等到八點鐘，才由帶領引見的司官老爺把他們帶了進去。不知道走到一個甚麼殿上，司官把袖子一揮，他們一班幾個人在台階上一溜跪下。離著上頭約摸有二丈遠，曉得坐在上頭的就是當今了。當下逐一背過履歷，交代過排場，司官又帶他們從西首走了下來。他是道班，又是明保的人員，當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預備召見，又要謝恩，又要到各位軍機大人前稟安，真是忙個不了。

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，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見皇上，雖然請教過多人，究竟放心不下。當時引見了下來，先見著華中堂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，見了面問長問短，甚是關切。後來賈大少爺請教他道：「明日召見，門生的父親是現任臬司，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？」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，只聽得「碰頭」二字，連連回答道：「多碰頭，少說話，是做官的秘訣。……」賈大少爺忙分辯道：「門生說的是，上頭問著門生的父親，自然要碰頭；倘若問不著，也要碰頭不要碰頭？」華中堂道：「上頭不問你，你千萬不要多說話。應該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；就是不該碰，你多碰頭總沒有處分的。」一席話說的賈大少爺格外糊塗，意思還要問，中堂已起身送客了。

賈大少爺只好出來，心想：「華中堂事情忙，不便煩他，不如去找黃大軍機。黃大人是才進軍機的，你去請教他，或者肯賜教一二。」誰知見了面，賈大少爺把話才說完，黃大人先問：「你見過華中堂沒有？他怎麼說的？」賈大少爺照述一遍。黃大人道：「華中堂閱歷深，他叫你多碰頭，少說話，老成人之見，這是一點兒不錯的。」兩名話亦沒有說出個道理。

賈大少爺無法，只得又去找徐軍機。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，兩耳重聽，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。他生平最講究養心之學，有兩個訣竅：一個是不動心，一個是不操心。那上頭見他不動心？無論朝廷有什麼急難的事請教到他，他絲毫不亂，跟著眾人隨隨便便把事情敷衍過去；回他家裡依舊吃他的酒，抱他的孩子。那上頭見他不操心？無論朝廷有什麼難辦的事，他到此時只有退後，並不向前，口口聲聲反說：「年紀大了，不如你們年輕人辦的細到，讓我老頭子休息休息罷！」他當軍機，上頭是天天召見的。他見了上頭，上頭說東，他也東；上頭說西，他也西。每逢見面，無非「是是是」，「者者者」。倘若碰著上頭要他出主意，他怕用心，便推頭聽不見，只在地下亂碰頭。上頭見他年紀果然大了，胡須也白了，也不來苛求他，往往把事情交給別人去辦。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寅中都看穿了，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，叫他做「琉璃蛋」。他到此更樂得不管閑事。大眾也正喜歡他不管閑事，好讓別人專權，因此反沒有人擠他。表過不題。

這日賈大少爺因為明天召見不懂規矩，雖然請教過華中堂、黃大軍機，都說不出一個實在，只得又去求教他。見面之後，寒暄了兩句，便提到此事。徐大人道：「本來多碰頭是頂好的事，就是不碰頭也使得。你還是應得碰頭的時候你碰頭，不應得碰頭的時候，還是不必碰的為妙。」賈大少爺又把華、黃二位的話述了一遍。徐大人道：「他兩位說的話都不錯，你便照他二位的話看行事最妥。」說了半天，仍舊說不出一毫道理，又只得退了下來。

後來一直找到一位小軍機，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，才把儀注說清。第二天召見上去，居然沒有出岔子。等到下來，當天奉旨是發往直隸補用，並交軍機處存記。

這幾天黑八哥一天好幾趟來找他。黃胖姑也勸他：「上緊把銀子，該報效的，該孝敬的，早些送進去。倘或出了缺，黑大叔在裡頭就好替你招呼。」賈大少爺亦以他二人之言為然。當時算了算，連前頭用剩的以及新借的，總共有□三萬五千銀子。當下黃胖姑替他分派：報效二萬兩；孝敬黑大叔七萬兩；再孝敬四位軍機二萬兩。餘下二萬五千兩，以二萬作為一切門包使費，經手謝儀，以五千作為在京用度。賈大少爺聽了甚為入耳，滿心滿意以為這□幾萬銀子用了進去，不到三個月，一定可以得缺的了。

且說此時周中堂雖然告退出了軍機，接連請假在家，不問外邊之事，然而京報是天天看的。一日看見奉旨叫賈某人預備召見；召見之後，又奉旨發往直隸補用，又交軍機處存記。忽然想著了他，說道：「賈筱芝的兒子乃是我的小門生。他自從到京之後，我這裡只來過一趟，以後沒有見他再來。明天要請幾個門生吃飯，順便請請他。他這趟進京總算得意，同他聯絡聯絡，臨走的時候還好問他借兩百銀子。」主意打定，就順便多發了一副帖子，約他到宅中吃飯。賈大少爺於這位太老師跟前久已絕跡的了。齊頭帖子來的時候，正因為得了軍機處存記，曉得是黑大叔同幾位軍機大人的栽培，意思正想要請請八哥，托他約個日子帶領進宮謝太叔恩典。忽然見管家拿了周中堂的帖子進來，賈大少爺看過，是約明午吃飯。心上一個不高興，隨嘴說了一句道：「明午我自己要請客，我那裡有工夫去擾他！」管家問：「怎麼回復來人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帖子留下，明天推頭有病不去就是了。」管家自去回復來人不題。

這裡賈大少爺忙寫信約黑八哥明午館子裡一敘，叫管家即刻送去。管家到黑宅的時候，剛剛黃胖姑拿了七萬銀子的銀票，又二萬銀子的報效連費用交代八哥，托八哥替他求去求大叔。八哥一算，銀子一共只有九萬，忙問道：「不是他專為此事問時某人借過□萬，怎麼你只拿九萬來呢？家叔跟前為得要個整數，少了拿不出手。咱們自己人，我不瞞你，有了他，還有咱呢！」黃胖姑一聽口音不對，連忙替賈大少爺分辯，說道：「實在沒有錢，好容易借了□萬，拿一萬替他老太爺還了八千銀子的帳，餘下二千做京裡的澆裹。好在他多孝敬，少孝敬，大叔肚子裡總有分寸就是了。」黑八哥聽了甚為失望，面子上頓時露出悻悻之色。

正說話間，門上人傳進賈大少爺約明午吃飯的信。黑八哥正是滿肚皮不願意，看了信，隨後把信一摔，道：「我那裡有工夫去擾他！」黃胖姑見黑八哥動了真氣，於是左一個揖，右一個揖，連連說道：「這一遭是兄弟效力不周，總求你擔代一二，以後補你的情就是了。……」黑八哥一時雖不願意，究竟因為他經手的買賣多，少他不得，一時也不便過於回絕他。歇了半天才說道：「胖姑，這遭事虧得是你經手，叫咱也不好意思的同你翻臉；若是換了別人，我早把這九萬銀子摔在大門外頭去了，看你還有臉再到我的門上來！」黃胖姑聽說，連忙又作一個揖，道：「多謝八哥栽培！你老人家同我鬧著玩，我是禁不起嚇的，早已嚇了一身大汗，連小褂都汗透了。倒是賈潤孫他請你吃飯，也是他一番盛意，總還求你賞他一個臉，去擾他一頓，等他也好放心。」黑八哥至此方叫把信留下，叫手下人回復來人：「同他說，我明天一准到就是了。」

黃胖姑從黑宅出來，先去拜賈大少爺。見面之後，不好說黑八哥同他起初翻臉，怕的是賈大少爺笑他，只好說：「現在裡頭開銷很大，黑大叔拿了這錢統通要開銷給別人。如今七萬銀子不夠，黑八哥一定不肯收。後來虧了我好說歹說，又私下許了他些好處，他才答應替我們竭力去幹。你道辦事煩難不煩難？老弟，你幸虧這事是托愚兄經手，倘若是別人，還不曉得如何煩難呢！」賈大少爺自然連稱「費心感激」不題。

一宵易過，便是天明。賈大少爺清晨起來，先寫一封信給周中堂，推頭感冒不能趨陪，等到病好即來請安。把信寫好叫人送去。周中堂本來很有心於他，見他不來，不免失望。然又想拉攏他，隨手交來人帶回一信，說：「世兄既然欠安，不好屈駕。等到清恙全愈，就請便衣過來談談。」賈大少爺拆開看過，鼻子裡嗤的一笑，道：「我自己事情還忙不了，那裡有工夫去會他！」說完，把信丟在一旁，自己卻到館子裡去請黑八哥吃飯。等到黑八哥來到，賈大少爺先提起：「這番記名全是大叔栽培，心上感激得很！意思想求老哥帶領進去當面叩謝。」黑八哥道：「家叔事情忙，等我進去說明白了，約好日子再來關照。」賈大少爺不免又是連連稱謝。

八哥這天吃飯下來，因事進宮，順便把賈大少爺要進來叩謝的意思說了。黑大叔道：「賈筱芝的兒子也過於羅蘇了。有了機會咱自然照應他。咱一天到晚事情忙不了，那裡有工夫去會他！」黑八哥見他叔叔推頭沒有工夫見賈大少爺，生怕出來被賈大少爺瞧他不起，說他連這點手面都沒有，面子上落不下去。但是他叔子的脾氣一向是知道的，既然說過沒有工夫，也不便一定逼著他見。只好一聲不響，垂手侍立，一站站了約摸有半點多鐘。他叔叔見他不走，又不言語，便說道：「你得了姓賈的多少錢，這樣的替他幫忙？」八哥走上兩步，朝他叔叔打了一個千，說道：「侄兒替人家經手事情，一向不敢問人家多要一個錢。大叔只管查問，倘然侄兒多拿了一個錢，聽憑大叔要拿侄兒怎麼辦就怎麼辦，侄兒是死而無怨。現在賈筱芝的兒子，他這銀子是的確確的借來的。如今侄兒把他帶進來，叫他見過大叔一面，非但他自己放心，就是那借銀子給他的那個人聽見了也放心，曉得他這銀子已經交了進來，不久總要得好處的。」黑大叔道：「難道銀子放在我這裡，他們還不放心嗎？」八哥道：「放心還有甚麼不放心，就是侄兒替人家經手，至今也不止一次了，何曾誤過人家的事。但是咱們的買賣是一年到頭做的，來京引見的人，有幾個腰裡常常帶著幾□萬銀子？不過也是東挪西借，得了缺再去還人家。如今並不是要大叔馬上給他好處，只求大叔賞他個臉，再見他一面，人家出了銀子，心上也就安穩了。」

黑大叔一聽這話不錯，但是一時自己又掉不過臉來，只好說道：「你們這些孩子真正沒有經過事！七八萬銀子算得什麼，只顧來同我纏！我若是不答應你，怕的你今天沒有臉出去；就是出去了，也見不得姓賈的。現在你去同他說罷，叫他後天來見我。」說完，黑大叔踱了進去。八哥到此正如奉了聖旨一般，出來之後，立刻叫人去通知黃胖姑，叫黃胖姑轉諭賈某人，叫他後天一早前來伺候，一同進去，不得有誤。黃胖姑也不敢怠慢，自己不得空，又怕傳話的人說不清楚，特地叫人把個賈大少爺找了來，鄭重其事的把黑八哥的話傳給了他。

賈大少爺自然感激不盡。等到回家，剛跨進門，只見管家拿了一張大名片進來，上面寫著：「候選知縣包信」六個小字。賈大少爺看過，連說：「我並不認得此人，……他為什麼要來找我？」管家道：「家人也問過他。他說他的胞兄是華中堂那的西席。他曉得老爺不久就有喜信，本已求過中堂，要荐到老爺這裡來，是中堂叫他今兒先來的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有信沒有？」管家道：「家人亦問過他：『既然是中堂荐來的，應得有中堂的荐信。』他說：『沒有。』又說：『等你們大人見了面，他自然曉得的。』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不要是撞木鐘罷！既然是華中堂荐來的，多少一個條子總有，為什麼空著手來見我呢？」既而一想：「他說我不久就有什麼喜信，或者果是他們老夫子的兄弟，打著中堂的旗號前來找我，也未可定。我不如請他進來，見機行事。」主意打定，就吩咐得一聲「請」。

（撞木鐘：這裡指騙人。）

一霎管家引了那人進來，卻是靴帽袍套。賈大少爺先想穿了便衣出去相會，惟恐他是華中堂荐來的，或者中堂真有什麼吩咐，生怕簡慢了他便是簡慢中堂，又想：「倘然穿了官服去會他，設或他並不是中堂什麼世交故誼，豈不是我自己褻瀆自己。而且他是知縣，我是觀察，畢竟體制所關。」想了一會，於是仍舊穿著便衣，叫家人取過一頂大帽子戴上，然後出來相見。那姓包的見面之後，立刻爬下行李。賈大少爺雖然一旁還禮，卻先爬起來。等到坐定，動問「台甫、履歷」。姓包的自稱：「號松明。敝省山東，濟寧州人。卑職的胞兄號叫松忠，是前科的舉人，上年就在老中堂家坐館。卑職原先也在京城坐館，去年由五城獲盜案內保舉了候選知縣。往常聽見家兄說起，大人不日就要高升，馬上得實缺的，所以卑職就托了卑職的胞兄求了中堂，想來伺候大人，求大人的栽培。」

賈大少爺道：「你見過中堂沒有？」包松明道：「見是見過幾面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中堂有信沒有？」包松明道：「卑職原想求中堂賞封信。昨天見著中堂，中堂說：『你先去見他，我隨後寫信送來。』所以卑職今天來的。後來卑職出來的時候，中堂叫帶個信給大人。」賈大少爺一聽中堂托他帶信，不禁又驚又喜，忙問：「中堂有什麼見諭？」包松明道：「中堂說大人上回送的那對煙壺，中堂很喜歡，把自己所有的拿出來比了一比，竟沒有比過這一對的。但是中堂的意思，很想照樣再弄這們一對才好，該多少錢他老人家都不可惜。」賈大少爺一聽中堂賞識他的煙壺，立刻眉花眼笑，曉得包松明與中堂交非泛泛，所以才把這話交代於他。於是同包松明言長言短，又要留他在寓裡吃飯。又說：「本來兄弟久慕得很，極想常常請教一切。」又說：「現在兄弟還未得缺，一切簡慢，將來外放之後，另外盡情。」又問：「貴寓在那裡？寶眷在京不在京？可以搬在兄弟這兒一塊住。」包松明巴不得如此，一一答應，連說：「家眷不在這裡。……」賈大少爺便吩咐管家：「立刻把西廂房王師爺的床移在下首你們門房裡，王師爺住的地方另外擺張床，去把包大老爺的行李搬了來。即刻就去，不准躲懶。要是誤了包大老爺的差事，你們這些王八蛋一齊替我滾出去！」張羅了半天。包松明起身告別，說：「要先到中堂跟前求復過命，回來就搬過來。」賈大少爺又再三叮嚀了幾句，方才進來。

他一心只想著包松明說中堂賞識他的煙壺，曉得銀子沒有白化，不久必有好處，卻忘記把「中堂還要照樣再弄一對」的話味一味。一團高興，便想去告訴黃胖姑。忙喚套車，到了前門大柵欄黃胖姑開的錢莊上，會著了胖姑，按照包松明的話述了一遍。黃胖姑聽了，只是拿手摸著下巴頰，一言不發。賈大少爺莫明其妙，忙又問道：「包松明說的話很有道理，的確是中堂荐來的，但是怎麼連個荐條都沒有呢？」黃胖姑微微笑道：「大人先生這些事情豈肯輕容易落筆。你送他煙壺，他都肯同姓包的說，這姓包的來歷

就不小。你如何發付那姓包的呢？」賈大少爺便把留他住的話說了。黃胖姑道：「很好。倒是姓包的後頭那句話，你懂不懂？」賈大少爺茫然。黃胖姑道：「中堂的意思，還要你報效他一對呢！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我報效過了。」黃胖姑：「我也曉得你報效過了。他說中堂心上還想照樣再弄這門一對，他不是點著了你仍舊要你孝敬他？倘若不想到了你，他為什麼要把這話叫姓包的來傳給你呢？」賈大少爺聽了這話，手摸著脖子一想，不錯，躊躇了半天，說道：「銀子多也化了，就是再報效一對也有限。但是到那裡照樣再找這門一對呢？」黃胖姑沉思了一會，道：「你姑且再到劉厚守鋪子裡瞧瞧看。」賈大少爺一聽他話不錯，好在相去路不多遠，立刻坐了車去找劉厚守。見面寒暄之後，提起要照前樣再買一對煙壺。劉厚守故作躊躇道：「我的大爺，前一對還是彼此交情讓給你的，叫我那裡去照樣替你去呢？現在的幾個闊人，除掉這位老中堂，你又要去送誰？」賈大少爺正想告訴他原是華中堂所要，既而一想，怕他借此敲竹杠，話在口頭仍舊縮住，慢慢的道：「是我自己見了心愛，所以要照樣買這門一對。」劉厚守是何等樣人，而且他這店就是華中堂的本錢，他們裡頭息息相通，豈有不曉得之理。他既不談，也不追問，歇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有是還有一對，是兄弟留心了二□幾年才弄得這門一對，原想留著自己玩，不賣給人的，如今彼此相好，也說不得了。」賈大少爺一聽他還有，不禁高興之極，連說：「如蒙厚翁割愛，要多少價錢，兄弟送過來就是了。……」劉厚守只要他一句話，立刻走到自己常坐的一間屋裡，開開抽屜，取了出來，交給賈大少爺。

賈大少爺托在手中一看，誰知竟與前頭的一對絲毫無二。看了半天，連說：「奇怪！……怎麼與前頭買的一對一式一樣，竟其絲毫沒有兩樣呢？」劉厚守立刻分辯道：「這一對比那對好，怎麼是一樣？前頭一對你是二千兩買的，這一對你就是再加兩倍我亦不賣給你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依你要多少？」劉厚守道：「一個不問你多要，一文也不能少我的，你拿八千銀子來，我賣給你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倘然是另外一對，果然比前頭的一對好，不要說是八千，連一萬我都肯出。現在仍舊是前頭的一對，怎麼要我八千呢？」劉厚守道：「你一定說他是前頭的一對，我也不來同你分辯。你相信就買，不相信，我留著自己玩。」說著，把對煙壺收了進去。

賈大少爺坐著無趣，遂亦辭了出來，仍舊趕到黃胖姑店裡。黃胖姑見面就問：「煙壺可有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有是有一對，同前頭的絲毫無二。據我看起來，很疑心就是前頭的一對。」黃胖姑不等他說完，忙插嘴道：「既然有此一對，就該買了下來。」賈大少爺道：「價錢不對。」黃胖姑問：「多少價錢？」賈大少爺道：「他問我要八千。」黃胖姑便道：「八千不算多，就是八萬你亦要買的。」賈大少爺忙問其故。黃胖姑嘆一口氣道：「咳！你們只曉得走門子送錢給人家用，連這一點點精微奧妙還不懂得！」賈大少爺聽了詫異，一定要請教。黃胖姑便告訴他道：「你既然認得就是前頭的一對，人家拿你當傻子，重新拿來賣給與你，你就以傻子自居，買了下來再去孝敬，包你一定得法就是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賈大少爺也就恍然大悟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仍舊要我二千也夠了，一定要我八千，未免太貴了些。」黃胖姑把頭一搖，道：「不算多。他肯說價錢，這事情總好商量。」賈大少爺還要再問。黃胖姑道：「你也不必多問，我們快去買了下來，再配上幾樣別的古董，仍上托劉厚守替我們送了進去。老弟，不是愚兄夸口，若非愚兄替你開這一條路，你這路那裡去找呢？」說著，兩人一塊兒坐車，又去找到劉厚守，把來意言明。劉厚守嘻嘻笑道：「我早曉得潤翁去了一定要回來的，如今連別的東西我都替你配好了。」取出看時，乃是一個搬指、一個翎管、一串漢玉件頭，總共二千銀子，連著煙壺，一共一萬。賈大少爺連稱「費心。」黃胖姑便說：「銀子由我那裡划過來。」當下又議定三千兩銀子的門包，仍托劉厚守一人經手。

諸事就緒，賈大少爺方才回寓，下車進門便問：「包大老爺的行李搬了來沒有？」管家回道：「搬了來了。」又問：「床鋪好了沒有？」管家回道：「王師爺出去了，家人們不好拆他的床，等他回來才好動他的。」賈大少爺便罵：「混帳王八蛋！你們吃我的飯，還是吃姓王的飯！」管家們不敢做聲。賈大少爺又問：「包大老爺來過沒有？」管家們回：「來過一次，又去了。」賈大少爺又罵管家：「不會辦事！替我得罪人！姓王的是你們那一門的祖宗，不敢得罪他！」一頭說，一頭走到師爺住的屋裡，親自動手去掀王師爺的鋪蓋。管家們也只好幫著下帳子，卷鋪蓋。賈大少爺直等著把包老爺的帳子挂好，被褥鋪好，方才走去。

列位曉得這位王師爺是個什麼人？他原是浙江杭州秀才，乃是賈臬台做浙江糧道時，書院取過高等的，因此就拜了門，也無非竭力仰攀，以圖後來提拔的意思。賈臬台倒也很賞識他，就把他帶到河南，一直留在衙門裡。齊巧兒子得了保舉進京。賈臬台就把這人交代兒子道：「你把他帶了去，有什麼往來信札，請客帖子，可以叫他寫寫。」因此，他所以才跟了賈大少爺進京，上文說的一位代筆師爺就是他了。只因他的為人過於拘執了些，所以東家不大喜歡。他是杭州人，說起話來，「姐的姐的」全是土音，有點上不得台盤，所以東家更覺犯他的惡，意思想辭他館，打發他回去，已非止一日了。

這天賈大少爺因他不在家，又急於要巴結包老爺，所以趁空自己動手掀他的鋪蓋。誰知掀到一半，他剛剛從外頭回來，在門帘縫裡張了一張，見是如此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！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